

马志宏◎主编

中国『文学之乡』丛书

西吉小说卷

西吉——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创建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它为全社会做出了文学走群众路线的典范，具有更加深远更加重大的社会意义。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马志宏◎主编

中国『文学之乡』丛书

西吉小说卷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之乡”丛书·西吉小说卷 / 马志宏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7-06273-8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20357 号

中国“文学之乡”丛书·西吉小说卷

马志宏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艳
封面设计 张 宁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0201

开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张 16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273-8/I·1619
定价 120.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文学之乡”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 郭文斌

主 任 马志宏

副 主 任 武维东 黄如林 马天英

编 委 马金平 马桂英 马红英 宋兆吉

宋兆璐 郭志元 张国义 李 萧

毛兆平 陈 静

主 编 马志宏

执行副主编 毛兆平

特邀编辑 马金莲 了一容 火会亮 单永珍

牛学智 李 义 张 明

序 言

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刘红

“西海固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现象，无疑将被写进中国文学史。十多年前，我在利通区委宣传部任职时对于“西海固文学”就有一定的了解。有人这样评价“西海固文学”：“贫瘠的土地，发展的激情，安详的文字。”我到西吉工作以后，自然而然对西吉文学寄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了解。利用业余时间，我也陆续继续读过不少西吉作家的作品，总的感觉是作品厚重、扎实、真切、淳朴，真实地再现了西吉这片贫瘠而丰饶的土地的风土人情，艺术地反映了勤劳淳朴的西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道出了真善美，弘扬了正能量。“西海固文学”能够引起全国的关注，可以说“西吉文学”是中坚力量，西吉作家的功劳是不可替代的。对于爱好文学的人来说，郭文斌、一容、马金莲、火仲航、火会亮、单永珍、古原等西吉籍作家的名字也都耳熟能详。特别是在2011年10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学之乡”花落西吉，它的创建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个人认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层面，更在于它为全社会做出了文学走群众路线的典范，具有更加深远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日月不淹，春秋代序。而今，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西吉文学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西吉籍作家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茅盾文学奖提名等全国性大奖，尤其是西吉本土农民作家的文学创作保持了持续性的发展势头，女性作家的创作屡屡刷新人们的阅读视野，回

族作家的作品频频见载国家级大刊,等等。这些都是“文学之乡”这一品牌产生的巨大生命力,无疑,这一力量还在继续扩大之中。

来西吉工作后,作为县委书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西吉作为宁夏人口第一大县、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第一个“文学之乡”,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而且地理位置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干部群众不怕苦难、不畏困境、战天斗地、自力更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如何将这种资源优势和可贵精神进行优化配置,转化为建设家乡、加快发展的合力,是当前需要探讨和做好的工作。通过挖掘这块土地的文化内涵,提升这个地方的软实力,弘扬西吉人民淳朴善良、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人文精神,树立西吉对外良好形象,为开放、富裕、和谐、美丽西吉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鉴于此,县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立足西吉实际,着眼未来发展,以对全县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定提出要打好“五大战役”,实施“五大工程”,全面建设开放、富裕、和谐、美丽西吉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实施文化振兴工程,提升发展软实力的决策部署。文化振兴工程的核心和内涵,就是全面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全面提升全国文化先进县和全国体育先进县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全面提升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建设水平。通过五个“全面提升”,激发全县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凝聚起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汇聚起建设“四个西吉”的磅礴力量。

一年来,全县文化振兴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同心同德、加快发展的氛围日趋浓厚,干部群众的精气神重新凝聚起来,创新和发展成为历史主流,“团结包容,实干创新”的西吉精神已逐渐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追求。

本次出版的这套丛书就是西吉县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的具体表现,是对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发展过程的一次展现和激励,也是西吉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生动实践,更是当代西吉作家留给这个时代的文学记忆。

这是一套厚重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文学丛书，这是一道充满诗情画意的靓丽风景。这套丛书包含《西吉小说卷》《西吉散文卷》《西吉诗歌卷》《西吉评论卷》，语言隽永，意境优美，形神兼备，精选了西吉文学前辈如屈文焜、尤屹峰、火仲舫、余秀兰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清新朴素，真实地再现了西吉20世纪30—50年代的风土人情；也有60后、70后西吉实力派代表性作家郭文斌、了一容、古原、火会亮、单永珍、牛学智、赵炳鑫等，他们的作品夯实了西吉文学的基础，他们是“文学之乡”的骄傲。多年来，他们以辛勤的笔耕将西吉文学写进了宁夏文学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他们的充满魅力的作品为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增加了靓丽的花朵。更有西吉文学的生力军如李义、周彦虎、李兴民、西野、李继林、樊文举、李耀斌、马强等，他们的作品屡屡跻身中国文学大刊，显耀着他们不俗的文学实力和创作实绩。尤其，以马金莲、刘汉斌、刘岳等为代表的西吉80后，他们以独具特质的文学创作又一次崛起于宁夏乃至全国文坛，成为西吉文学新的亮点，潜在而又自然地完成了西吉文学当下的承继和延续，这是西吉文学可喜可贺的发展态势。特别是马金莲的创作，已经获得了全国文坛的广泛关注。更为可贵的是，王雪怡、袁志学、康鹏飞、马建国等西吉本土农民作家的崛起，为西吉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与清贫、灾难、疾患做斗争，热爱生活，勤奋创作，他们美好的追求代表了西吉文学可贵的进取精神。

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业绩，伟大的业绩更需要伟大的作品来讴歌、来抒写、来弘扬。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

《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这些都表明,我们迎来了做好新时期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新的春天。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意见》精神,引导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实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在伟大时代创造伟大业绩。

几十年前,革命的种子在西吉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几十年后,这里有无数文学的种子期待阳光雨露的滋养。西吉蕴含着众多历史现实题材创作的丰富矿藏,我希望西吉文学能产生出经得起历史和现实检验的精品力作,能成长起一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大家。我也坚信,在伟大祖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西吉文学也一定会再添新彩、再树丰碑。

古往今来,包含民族精粹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于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地区更是如此。建设“四个西吉”的伟大实践,需要我们来记录、来颂扬;西吉改革发展的进程,需要我们来见证、来传播;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我们来创造、来满足;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需要我们来营造、来引领。我深信,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正在路上,它蓬勃的生命力必将给人们带来一个个新的春天。

目 录

吉祥如意	郭文斌 / 001
启蒙	火会亮 / 014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古 原 / 027
我的颂乃提	了一容 / 035
柳叶哨	马金莲 / 045
端午节的事情	火仲舫 / 065
食盐	李 义 / 078
辞路	李继林 / 086
人世	马 强 / 097
抬头一片天	苏小桃 / 109
雨神	孙国强 / 123
小说两则	钰 暹 / 131
红围巾	陈瑞启 / 144
小小说二题	火 禾 / 154

钱罐子的空与虚	火 霞 / 160
谁在夜晚哭声嘹亮	燕 李 / 175
杨敏的婚姻	袁志学 / 191
小说二题	王雪怡 / 210
乡路	康鹏飞 / 222
微雨如画	伏豆娟 / 227
消逝的风景	张跟慧 / 236
养老金	杨秀琴 / 240
后记	/ 246

吉祥如意

◎ 郭文斌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娘的左手里是一个蓝花瓷碗，右手里是一把木锅铲。娘说，你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六月看看五月，五月看看六月，用目光传递着这一喜讯。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尝一下，看是真发还是假发。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来。

到院里，天还没有大亮。爹正在往上房门框上插柳枝。五月和六月就后悔自己起得迟了。出大门一看，家家的大门上都插上了柳枝，让人觉得整个巷子是活的。五月和六月跑到巷道尽头，又飞快地跑回。长长的巷子里，散发着柳枝的清香味，还散发着一一种让他们说不清的东西。雾很大，站在巷子的这头，可以勉强看到那头。但正是这种效果，让五月和六月觉得这端午有了神秘的味道。来回跑的时候，六月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嚓嚓响。等他们停下来，他又分明看到那秘密就在交错的柳枝间大摇大摆。再次跑到巷道的尽头时，六月问，姐你觉到啥了吗？五月说，觉到啥？六月说，说不明白，但我觉到了。五月说，你是说雾？六月失望地摇了摇头，觉得姐姐和他感觉到的东西离得太远了。五月说，那就是柳枝嘛，再能有啥？六月还是摇了摇头。突然，五月说，我知道了，你是说美？这次轮到六月吃惊了，他没有想到姐姐说出了这么一个词，平时常挂在嘴上，

但姐把它配在这个用场上时还是让他很意外,又十分地佩服。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它呢?随之,他又觉得自己没有想到这个词是对的,因为它不能完全代表他感觉到的东西。或者说,这美,只是他感觉到的东西中的一小点儿。

等他们从大门上回来,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等他们洗完脸,娘已经把甜醅子和花馍馍端到桌子上了,还有干果和净水,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无数的神仙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

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吉祥/那儿吉祥/处处都吉祥……

接着说了些什么,五月和六月听不懂,也没有记住。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想问爹,但看爹那虔诚的样子,又觉得现在打扰有些不妥。但六月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种感觉特别地美好。下过雨的地皮湿漉漉的,膝盖和额头挨到上面凉津津的,有种让人骨头过电的爽。

供完,娘一边往上房收供品,一边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然后拿过来花馍馍,先从中间的绿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半牙中间的红线上掰开,再从掰开的那小半牙上的黄线上掰开,给五月和六月每人一牙儿。他们拿在手上,却舍不得吃。这么好看的花馍馍,让人怎么忍心下口啊。可是娘说这是有讲究的,上山时必须吃一点供品。五月问为什么。娘说,讲究嘛,一定要问个子丑寅卯来。六月说,我就是想知道嘛。娘说,这供品是神度过的,能抵挡邪门歪道呢。六月说真的?娘说当然是真的。六月说,那我们每天吃饭都供啊。娘说,好啊,你奶奶活着时每天吃饭就是要先供的。

甜醅子是莜麦酵的,不用吃,光闻着就能让人醉。花馍馍当然不同于平常的馍馍了,是娘用干面打成的,里面放了鸡蛋和清油,父亲用面杖压

了一百次，娘用手团了一百次，又在盆里饧了一夜，才放到锅里慢火烙的。一年才能吃一次，嚼在口里面津津的，柔筋筋的，有些甜，又有些淡淡的咸。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

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走了。六月问为什么。娘说蛇怕花绳。六月就觉得绑了花绳的胳膊腕上像是布下了百万雄兵，任你蛇多么厉害老子都不怕了。绑好花绳后，娘又给他们每人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雾里走着。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不停地把手腕上的花绳亮出来看。六月手腕上是一根三色花绳，在蒙蒙夜色里，若隐若现，让人觉得那手腕不再是一个手腕。是什么呢，他又一时想不清楚。六月想请教姐姐五月。可当他看见姐姐时，就把要问的问题给忘了。因为姐姐在把弄手里的香包。六月一下子就崩溃了。他把香包给忘在枕头下面了。六月看着姐姐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去了。五月发现手里的香包不见了，一看，在六月手上。六月看见姐姐的脸上起了烟。忙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疼得要死，伸手去夺，不想就在她的手还没有变成一个“夺”时，六月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月，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五月想骂一句什么话，但看着弟弟可怜的样子，又忍住了。就在这时，香包再次到了六月手里。六月一边往后跳，一边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使劲地闻，鼻孔一下一下张得更大了，窑洞一样。五月被激怒了，一跃到了六月的前面，不想就在她的手刚刚触到六月的手时，香包又回到她手里。

嗨嗨。五月被六月惹笑了。这时的六月整个儿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鼻子，贪在那里，一张一合。五月的心里又生起怜悯来。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要不就让他再闻闻吧。就把香包伸给弟弟。不想弟弟却摇头。五月说，生姐姐气了？六月说，没有，香气已经到我肚子里了。五月说，真的。六月

说真的。五月说,你怎么知道到了肚子里?六月说,我能看见。五月说,到了肚子里多浪费。六月想想,也是,一个装屎的地方,怎么能够让香委屈在那儿呢。要不呵出来?五月说,呵出来也浪费了。

我可以呵到你鼻子里啊。六月为自己的这一发明兴奋不已。五月也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嘴大张了,蹲在六月的面前。六月就肚皮用力,把香气一下一下往姐姐鼻孔里挤。

但六月却突然停了下来。六月看见,姐姐闭着眼睛往肚里咽气的样子迷人极了。那香气就变成一个舌头,在五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妈哟,蛇。姐姐跳起来。六月向四周看了看,说,没有啊。姐姐说,刚才明明有个蛇信子在我头上舔了一下。六月说,大概是蛇仙。五月说,你看见是蛇仙?六月点了点头。五月问,蛇仙长什么样儿?六月说,就像香包。五月看了看手里的香包,说,难怪你这么喜欢它,原来它成仙了。

做香包讲究用香料。五月和六月专门到集上去买香料。五月说她要选最香最香的那种。要把六月的鼻子香炸。六月说把我的鼻子香炸有啥用,我又不是你女婿。五月说,反正香炸再说。二人乐颠颠地向集上走去。

集上的香料可多了。五月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到一个摊上拿起一种闻闻,从东头闻到西头,又从西头闻到东头。把整个街都闻遍了,还是确定不下到底哪一个最香,拿不定主意买哪一种。五月犯愁了。这时,过来了一个比五月大的女子选香料,五月的眼睛就跟在她的手上。五月问六月,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是新媳妇?六月看了看,屁股圆圆的,辫子长长的,像。五月说,那她买的,肯定是最香的。五月就按刚才那个新媳妇买的买了。

山上有了人声,却看不见人。五月和六月被罩在雾里,就像还没有出生。六月觉得今天的雾是香的。不知为何,六月想起了娘。你说娘现在干啥着呢?六月问。五月想了想说,大概做甜糕呢。六月说,我咋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你还能,还千里眼不成,怎么就看见娘在睡觉呢。六月说,

真的,我就看见娘在睡觉呢。五月说那你说爹在干啥呢?六月说,爹也在睡觉呢。五月说,我们走时他们明明起来了,怎么又睡觉呢。六月说,爹像是正在给娘呵香气呢。五月说,难道爹也把娘的香包给叼去了?六月说,大概是吧。

突然,六月说,那是我的香包。说着往回跑。五月一跃,像老鹰抓鸡似的把六月抓在手里,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六月说,我拿了香包就回来。五月看了看六月,解下脖子上的香包给六月,说,我把我的给你。六月犹豫着,没有动手。五月就亲自给六月戴上。六月看见,胸前没有了香包的五月一下子暗淡下来,就像是一个被人摘掉了花的花杆儿,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但他又没有力量把它还给五月。六月想,人怎么就这么喜欢香呢?是鼻子喜欢还是人喜欢呢?

然后他们去挑花绳儿。街上到处都是花绳儿,这儿一绺那儿一绺的,让人觉得这街是谁的一个大手腕。六月和五月每人手里攥着两角钱,蜜蜂一样在这儿嗅嗅,在那儿闻闻,还是舍不得花。直到集快散了,他们才不得不把那两角钱花出去。他们的手里各拿着五根花绳儿。那个美啊,简直能把人美死。

路上,六月问五月,你说最谁的新媳妇漂亮?五月说,你的啊。六月说,好好说啊。五月说,你说呢?六月说,要说,肯定是街的新媳妇最漂亮啊。五月一惊,看着六月,问,为什么?六月说,他的一个大胳膊上就戴了那么多的花绳儿,脖子上戴了那么多的香包,身上有那么多香料,你说不是他还能是谁?五月把眼睛睁得像铜锣一样,贴向六月的脸,笑了一下,说,怪死了怪死了,你怎么有这样一个奇怪的想法,街怎么能娶新媳妇,要是街娶了新媳妇,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才配呢?六月说,你就配啊,我知道你想配呢。五月哈哈地大笑起来。那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六月说,那我就是街的大舅舅了。五月说,那我们就有用不完的花绳和香包了。

雾仍然像影子一样随着他们。六月的目光使劲用力,把雾往开顶。雾的罩子就像气球一样被撑开。在罩子的边儿上,六月看见了星星点点的

人。六月给姐说,你看,他们早已经上山了。五月说,这些扫店猴,还扇得早得很。说着,二人加快了脚步,几乎跑起来。

到了一个地埂下,六月说,这不是艾吗?五月上前一看,果然是艾。一株株艾上沾着露水豆儿,如同一个个悄悄睁着的眼睛。五月看了看山头,说,他们怎么就没有看见?六月说,他们是没有往脚下看。五月说,他们为什么就不往脚下看?六月说,他们没有想起往脚下看。五月觉得六月说得对,欣赏地看着六月说,你就怎么想起往脚下看?六月说,我本来也想着山顶呢,我也不知道咋就往脚下看了一下。五月说,山上那些人多冤枉。六月说,但我还是想上山。五月说为啥,这里不是有艾嘛。六月说,我想看大家采艾,我也想和大家一起采。五月说,那姐采你看不就行了?六月说,你一个人采,有啥看头。五月说,可是万一路上碰上一个蛇呢?六月说,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吗?我们不是吃过供了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那就到山顶吧。五月想,其实她也想到山顶呢。人怎么就那么喜欢到山顶上去呢?脚下明明是有艾的,却非要上到山顶去。

五月缝香包时,六月就欺负她。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噢噢,给她女婿缝香包着呢。五月追着打六月。六月一边跑一边说,养个母鸡能下蛋,找个干部能上县。但五月总是追不上六月。这连她自己都奇怪。平时,她可是几步就一把把六月压到地上了。后来,她发现自己其实是有私心的。她就是不想追上。她只是喜欢那个追。说穿了,是喜欢六月一边跑一边这么喊。羞死了。羞死了。六月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跑一跑,停下来,把屁股撅给五月,用手拍拍。五月就真羞了。就装作生气的样子回到屋里,把门关上。任六月怎么敲也不开。六月就在外面给他一遍又一遍地下话,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不再欺负她。五月就好开心。她喜欢六月这样哄她。之前,每当六月欺负她,她总是像猫扑老鼠一样抓住他,拧他耳朵,听他告饶。但现在她不喜欢那样了。她觉得这样躲在门后听六月下话,感觉真是美极了。

上到半山腰，六月就跟不上了。六月说，姐慢点行吗，我走不动了。五月回头一看，笑笑。这时，五月发现雾的罩子破了一条口子，从口子里看去，村子像个香包一样躺在那里。五月的舌头上就泛起一种味道，那是娘捂在盆里的甜醅子。五月想回家了。但艾还没有采上呢。这是一年的吉祥如意呢。五月就叫六月快走。不想六月索性蹲下了。

哎哟蛇。五月突然叫了一声，跑起来。六月在后面拼命追。不一会儿就超过姐姐，跑在前面，并且一再回头催姐快跑啊。跑了一会儿，五月的腿就不听话了。就索性一屁股坐在路上，出着粗气大笑。六月回头，看见姐坐在那里大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你真看见蛇了？五月说真看见了。六月说，蛇是啥样的？五月说，就像个你。六月说，才像你呢，你就是一个美女蛇。五月说，你不是说一点都走不动了吗，怎么跑起来还比姐快。六月就看见他的心被姐的话划开了一条缝儿。是啊，当时明明走不动了嘛，怎么姐一声蛇，自己反而就跑到姐前面去了呢？

哎哟你看蛇。五月却坐在那里不动。六月装作真的样子跑了几步。回头看姐，姐还是坐在那里不动。五月说，娘说了，蛇是灵物，只要你不要伤它，它是不会咬人的。娘说，真正的毒蛇在人的心里。六月说，娘胡说呢，人的心里怎么会有毒蛇呢。五月说，娘还说，人的心里有无数毒蛇呢，他们一个个都懂障眼法，连自己都发现不了呢。六月就信了，就在心里找。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他发现问题不是有没有蛇，而是他压根就不知道心在哪里。问五月。五月也说不上来。六月的心里就有了一一个问题。

娘说香包要缝成心形，心肩上吊三色穗子，心尖上吊五色穗子。一般情况下，每年的香包都是没有过门的新媳妇做好了让人送给婆家的。六月家没有没过门的新媳妇，就只能是娘和姐姐自己做了。这让五月六月心里多少有些遗憾。但五月比六月看得远，五月说，其实没关系，娘年轻的时候不也是咱们家的新媳妇嘛。六月一下子对五月佩服得不得了。六月说是啊，可是她是谁的新媳妇呢？五月都笑死了。五月说，你说是谁的？六月想了想，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五月说，爹啊，你这个笨蛋，明明是爹的新媳